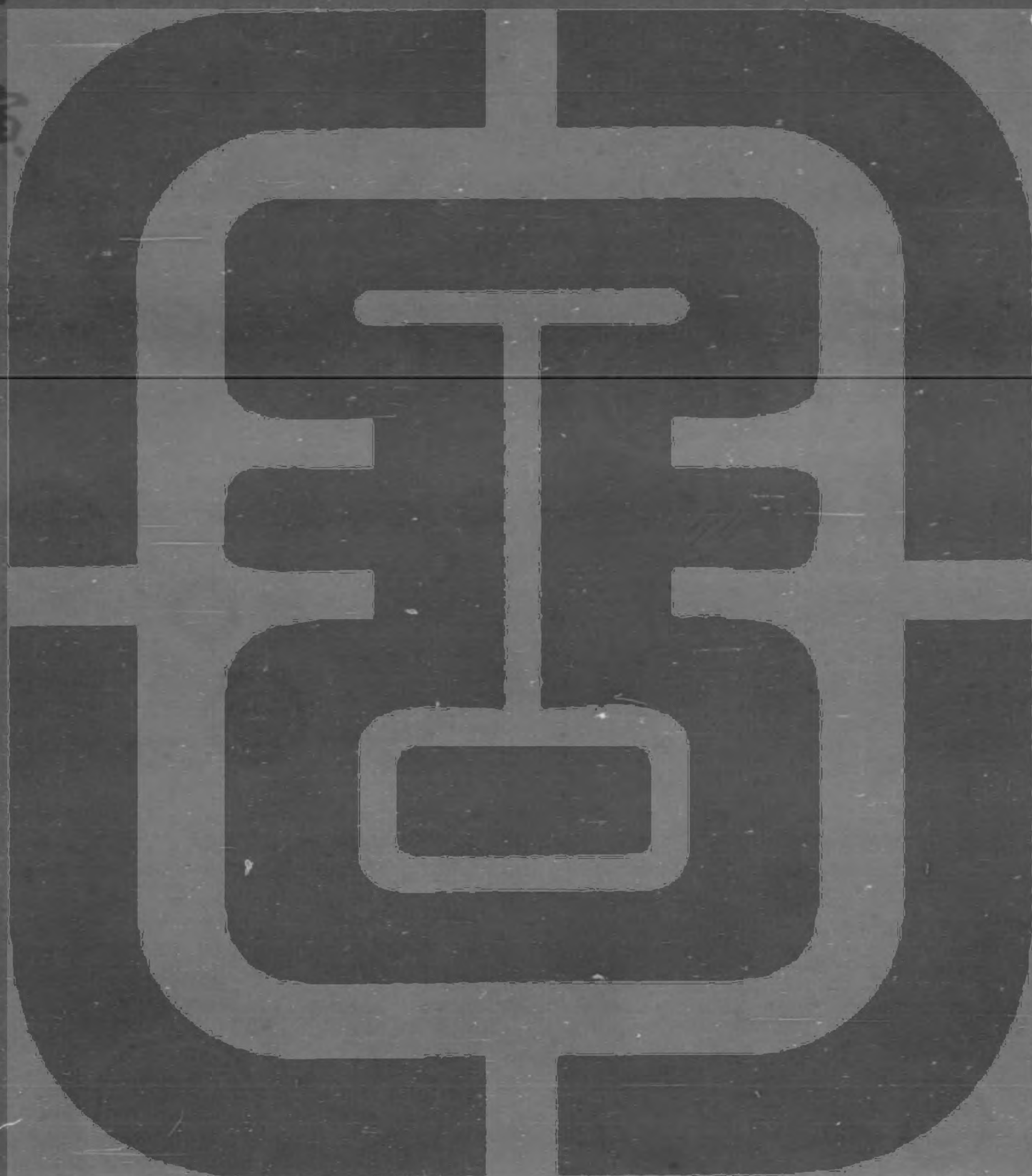


人品

餘冬錄

寅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畢玄卷之十一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東觀漢記北海靖王睦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而睦性
謙恭好士各儒宿德莫不造門求平中法憲頗峻睦乃
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奉朝賀召而謂曰
朝廷設問寡人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
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
幼時進趨之行大夫莫對以孤襲爵已來志意衰惰聲
色是娛狗馬是好使者承命而行齊江夏王鋒隆昌初
為侍中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祐嘗王宴曰江夏

鴉鵲危曰女
宗之婦人多也
亦身之揮之
以死禍之
取禍之
朽也

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羊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祐遂復為混沌書眉故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馳狗馬是好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春惟此鋒乃敢效北海靖王之匿迹也而所遇非顯宗之世矣鋒嘗忽忽不樂著脩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真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折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凜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明帝謀殺諸王遂遣人逼害之江祐聞其死流涕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脩栢之賦乎春惟此正鋒之自著其平生者也而所自見則又遠遠於所歎江祐之言

矣其及禍亂世豈不宜哉

○後漢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畜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而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愛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臘日奴竊食雞其先卓義而免其心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文舉聞特賞之與其義也所謂觀過知仁其此類歟

○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從去合浦無珠饑

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或問珠豈有知物哉？避貪就廉，吏化之所感如此。齊書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蝮蛇，膽可為藥，有餽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四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如此再三，時以為仁義之心致然。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鐘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獻則買諸他郡，刺使崔公至，逾月穴人束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而謹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疾嗜利，徒吾後而不吾貨，吾以是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為！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之物，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願效其命，而况人焉？有不

誠於明潔而給於貪疾者乎。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盞，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

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

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強扶弱，以

惠政得人。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披頭

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

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吾使愛

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善悟矣。

○班固傳：毅為竇憲典文章，憲敗，宗族賓客皆免歸，而固死於獄。柳宗元劉禹錫等為王叔文王伾采聽謀議。

叔文任敗朝士附之者皆被斥黜而宗元竟以貶謫死
文章之士不為君子所重其殆此輩有以累之故歟
○虞詡祖經以^決獄平而其孫有九鄉之陰詡以殺降
而^決其家二十年人戶無增欲觀陰報者觀於虞氏一家
即可知勸戒矣
○風俗通穎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其操可知
袁山松後漢書范丹嘗者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
姊追送之里中留^勿囊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
輩而云不盜我菜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
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典畧程堅清潔居貧諸姬共漂
更相呼食或不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為不食及人

食沐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作食
有先熟者呼使食答者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
其名流播異域如此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
市口不二價二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
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
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嗚呼名不可掩
此如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何必以名為歸屈原
有云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此豈非亦人情也
○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
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
見歸何為謝之晉朱冲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

文饒の云々

不受以謂德也

過曰也

彼之君子為任

善之不及人情也

而過者也

推其類吳郡

豈所當任吳水亦當無飲

於林下大慚以擯還冲冲竟不受二賢之量一也而巨

容竟以不受視文饒何如哉君子不欲為辱人之行然

則處世如文饒亦可以止矣

○漢劉寵被徵百姓齎餞送之趙執轉任百姓以水餞

之寵與執清吏也其去而民之送餞不同如此寵之選

受一錢不若執飲盃水之為耳矣

○節攸守吳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攸清

節攸守吳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飲吳水而已攸清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

所不忍為也安後世為上公史稱其仁心足以覃乎後

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杜和公衍嘗言今之在上者多

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

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慎者諭

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杜

之所存足以繼邵公矣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

奏擯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

心雖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為公卿

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柰何

錮之於盛也韓之言又即袁之所言也者范文正公

為參政與韓琦富弼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路監

司不才取簿視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

公之為上取也

公曰六夫則是一筆富素以夫事為知一家哭矣范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遂罷之韓忠獻公琦執政用監司或非其人第公夫崔公孺曰公居陶鎔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改容謝焉執政誠有袁杜韓之仁之恕又當知范公之所當去與公孺之所論者然後可

○後漢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原其心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矜其事也觀過知仁非取其過也北齊房法壽以母老不應州郡命嘗盜殺猪

法壽之子以盜

羊以供母此亦在可矜者乎不戮於市為厚矣

信後以仁室以

○漢靈之世追治鈞黨或謂李膺可去矣李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詔獄考死郭楫欲引范滂俱亡曰天下大笑予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張儉亡命所經歷伏重誅以十數連逮收考徧天下夏馥聞之歎曰孽自己作空汗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馥之譏儉良是馥剪髮潛變形入林慮

二不愧為邪

山中隱姓名為冶家傭人無知者視彼膺滂或生或死其賢孰愈袁闕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世亂

爭權此即晉之三卻矣乃築土室于庭潛身十八年乃卒閱之其生與護何異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為然歎曰昔戰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擁篲先驅卒有燒書坑儒之事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庸人居二十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耶秦故太學生也雖好臧否而不為激言激論獨能免怨禍于濁世司馬溫公稱秦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為當時黨人所不能及信夫鍾皓子瑾與李膺同年膺祖脩常云瑾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瑾以白皓皓曰武子好招與人

過以致怨今豈其時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張讓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者讓耻之陳寔獨吊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此其先見遠識不亦明哲也乎宋人記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火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既見公謂稚圭不如按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既不悅而去後扶起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其可不知此也

○漢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乃獨吊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号曰見惡人以避咎也其太丘之謂乎
晉孫秀為瑯琊王郡吏求品於鄉議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戎衍比諸太丘或媿其公道矣

○漢陳寔遷太丘長子紀建安初拜大鴻臚子群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慚卿卿慚長西晉王澄行經陳留吏迎之問吏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即人多居大位者澄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謂問位大位其足為家世邦國重乎噫歎為家世人不謂問位大位其足為家世邦國重乎噫歎為家世人

重雖長亦勝公卿欲重邦國雖甲乙等之大位亦不足齒於士評是在人德行何如而已矣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罷還里舍詣進謝罪進不即決張邈白其子婦為太后妹者叩頭願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北

齊趙王叡等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山陵畢當就道

士開重賂於定妻遠願一辭觀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

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東漢

北齊遂致亂亡嗚呼大臣為國家除深姦巨蠹事繼旋踵不保如此任世道責者可無多防小人術耶

○漢荀爽作女誠原作書之意豈特欲遺訓人世女子

戎衍太丘之服初

戎衍

澄似甚為

楊石深一清

除劉瑾

張永袖生

且曰他人

必謂

各錫

權術

武密

至河

其心不正強在

固將以為內範教所生也。奕女米適河南陰瑜。瑜卒，奕

如竟被頭殺是

復以許同郡郭奕知其不從，詐病篤召歸。令婢扶抱歸

耶此何義也

米之自縊於婦道全矣。列女傳米適瑜年十九而瑜卒後同

即郭奕妻奕以米許之因詎病篤召米既歸懷刃自

誓棄金傳婢奪刃扶抱載之既到郭氏乃為喜色使左

右建四燈請奕入見共談言辭不輟奕不取適至曙而

出米因勅左右辨浴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尸

還陰遂以衣帶自縊時人傷焉

奕書引米伯姬不下堂事而為其所

生謀事乃如此然則何以女誠為米奕固晚年應董卓

之召取卿相而不能為鄭玄申屠蟠之不屈以全其高

者也

者也

米勝者多人也

者也

東漢李固為宰相遂棄印綬追謂之夫一得御非所榮而奕以為喜一

不得見何足深媿而焉恐為天下笑聲名之士相取如

此唐人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語其然

乎此風今蓋微矣

荀陳亦家大史

○東漢潁川陳氏公慚卿卿慚長正謂其一代不如一

代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奕乃濡跡於

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塔曹操之臣

而不知其非矣荀與陳同鄉並時亦有各士繼塵承則

而其祖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而其祖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

常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

莫土也韓魏公

常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

澤於地廣

中庸六日半

又見公心

恐為胡廣趙戒若以胡廣自處弊可知也春惟後魏崔

光傳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浮沉自得而已當慕

胡廣黃璽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

舊德事之元人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

王憚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嗚呼

以胡廣之為人而世猶有如崔光慕之取譏於世固宜

後之君子將不以魏公之言而自師法耶

董卓欲為弘農之廢袁紹爭之盧植再爭之而袁卓隗

報卓如議廢之日隗位大傳不自引罪至親解帝璽綬

扶下殿北面稱臣於是太后黜涼群臣含悲隗獨何心

卓醜殺靈思岳弒弘農王隗不能有言明年卓以紹

起兵遂殺隗滅其家隗有鬼不能無羞於漢廟矣隗死

何如死於廢帝之日春秋不能無責焉耳矣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韞曰吾嘗飯

牛不良搏牛一下見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訟

乎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料頭三晨晏起過必在

此讎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可知王子敬病篤篤

道家上章應首過子敬云惟意與知家離婚世說新語論者

亦以寡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

清獻公林曰吾嘗畫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

則不敢為也司馬溫公光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

人言者三公之所為可知矣吾人盍思所以告于天者

乎上天而可告對人無不可言者矣

○三國志臧洪從袁紹請救張超之難紹不聽洪因怨紹不與通紹攻洪殺之陳容爭之復見殺紹一日而殺二義士欲以舉大事其可得乎晉書陸機兵敗成都王穎殺機及其弟雲機司馬孫承下獄考掠數百終言機冤並夷三族承門人董慈詣穎明承無罪亦並遇害嗚呼若承與慈者非洪容之徒與洪恨不能抹超之難竟為超死而容又為洪死承感二陸之顧死不忍誣竟為二陸死而慈又為承死非舍生取義者歟紹之不忠漢穎之不克興晉於是而觀已絕於天意矣容謂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美哉斯言容之取

古人不肯欠人

一死如是如是

舍毅矣慈救承時承曰吾惟不負二陸死乃吾分卿何為爾慈曰僕又安可負君而求生乎吾聞諸春秋崔杼弑齊君而蒯瞶驅車入闕而死其御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無死可乎亦挈領而死嗚呼仁義之在人心豈有窮既哉

○呂布攻劉備於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屠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曰操遠來執力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莫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甚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奉公豈不過曹氏而欲妻城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

古所謂謀及
婦人宜其死
也

後為將軍妻哉。布乃止。兵圍之急，布見操，操命緩布。縛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謂宮曰：公臺平生自謂知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為擒也。宮請就刑。遂并布皆縊殺之。夫陳宮之所為布謀者，若不見止於布，妻之言事，誠亦未可知。雖然，二心之人而欲無疑於人，其可得乎？心之無良而智有餘，適足以殺其身耳。布之所言者，即布妻謂布之言也。此晉里克之所以見殺於惠公也。傳首許市宜矣。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繡懼，謂詡如此，當何歸？詡因教紹曹操。紹有子譚，尚莫適立。紹卒，二子各有黨，與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乘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不譚不從，尚攻譚。譚遣人詣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遠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取？又與尚書曰：金

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青州天
性峭急仁君度數弘廣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
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
若迷而不反則曹將有譏笑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
力為君之後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
者也譚尚皆不從後皆為曹操所滅嗚呼紹與兄術之
闕墻卻深先已不相為外禦矣譚尚得於家庭之教固
可知也紹取譏於賈詡而父子莫能自回譚尚見訓於
劉表而兄弟仍不復悟竟至亡族豈不哀哉表之為表
氏者良足為忠言已表豈不知教其所生而二子琦瑒
亦復參及於其父沒之日何表為瑒娶其後妻之族
致令愛少惡長毀譽日聞身當就水而琦不得奉治命
焉是時操軍雖不至荆二子亦決無相全勢矣曹操始
自立為為魏王時以愛植故尚未有定嗣謀於賈詡詡
嘿然不對操怪之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
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後遂定玉為
嗣袁劉之事豈非後世之炯鑒哉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摘陽卷之十二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袁紹議攻許別駕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
虛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
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使彼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其業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
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
怒械繫紹攻操於官渡操龍衣破其輜重紹軍大潰或
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
而喜吾必全今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

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豐非不能量其所事者而竟為
內息者死豈不哀哉漢劉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
向聞迎立其子贊乃止少尹李驥陰說崇曰郭公之心
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
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
曰奮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
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固死其心家有老妻願與同
死崇并其妻殺之驥之死豈其所甘心也孫盛論豐曰
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
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當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
則已死死其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

宗恩而嫌死所忌

而曲言死至忠于以

子之見托可看一

已然諸候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春惟豐之為
人謀事蓋亦枉用其經濟矣驥也奉闇君而欲辭覆亡
之禍其可得乎贊廢尋遇害崇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
以至於此為李驥立祠歲時祭之崇蓋愚人比諸紹之
內息欲釋懸於效謀者所存固不同也

○曹操征孫權使其子植留守勸戒之曰吾昔為頓丘
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
矣可不勉歟魏書陳思王傳子修亡於穰丁夫人哭泣無節操

忿之遣歸家後操病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
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問我母所在我將何

辭以答魏阿瞞之勉其子與其辭終之言如此嗟夫操何如人哉以才濟奸以詐立功以賊託忠天下後世不必讀書者如石勒輩可知其為人也而自云少時所行至老無悔此不欺其子邪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君子以進德許焉操何如人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操自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誰當信之潛撲炎燼盜食漢鼎不畏高廟之靈聖之問而歎無辭以答其子此尚為知悔者乎操之謂所行無悔操非安於惡也操之謂行意未嘗有負操非不知其所負者有在也而有此言而史載之以欺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可欺耶此操之奸言也吾不可以不論嗟夫此言而出於

君子之口豈不為盛德哉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

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

吾後何為哉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寬本豪

俊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從騎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

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

聞見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昔公儀休為魯相無所愛

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畧蓋其儉德清

望足以動人如此有記操之言者又曰孤之法不如毛

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毛玠風俗之易必不難矣

行宗庸之
二乃日上云
三天山

縮卒代宗痛悼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縮之速邪吾於是知天下不難治也

○史補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然崔琰之死毛玠之廢非其罪也魏志云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不遜操收琰髮為徒隸前白琰者復云琰對客虬鬚直視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事人復白玠怨謗收玠付獄桓階求按實其事操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乃復為崔琰舐望和洽言玠不宜有此乞加考覈兩驗其實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操之所以不窮治者欲為言事者地也然則操以此為善察可乎志又云是時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儀胡為乎為是也操未立

信乃不死于操

太子王時操欲以女妻儀而王不可儀由是怨王與第

必誅于死

虞及楊修數稱臨菑候植之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而琰直露板答以春秋之義請死守之玠亦

儀之受事

引袁紹近事獻戒言皆切至琰與玠於此與儀忤矣然則志所謂有與琰不平而白琰與玠者非儀也歟琰與

甚矣家人骨肉

玠之獲罪皆出儀力可知昔者琰玠並典選舉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嘗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

之罪也

何為而今眩於儀之偽辭自剪服肱畧無商顧尚可謂知人乎嗚呼操且莫知其子之惡矣儀也他日以此滅

族天道好還欲誰怨哉

○曹操飲鳩啖野葛夏疎服硫黃鍾乳粥豈亦其所

稟異耶

曹操別傳

○曹操別傳操引兵入峴嶽梁孝王家破棺收金寶數萬天子聞之泣陳琳檄言操有諶丘中郎之官殆非虛語操死為疑塚自防心不足已事故也

董昭與眾議

曹操宜進爵國公九錫諸將列侯是皆其議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因

荀彧丞相軍事

操軍向濡源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或謂彧於操本許以天下反議者欲加九錫彧未之許非不之許欲出諸已耳操不悟遽殺之春惟宋武帝北伐王鎮惡領前鋒鎮惡謂劉穆之曰吾等因託風雲

並蒙抽擢

今咸陽不尅誓不濟此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後帝北伐功成晉加帝位相國總百

攬揚州牧

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穆之以事未已與發病卒或之卒也特亦穆之類爾

○滿寵為許

今時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火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

法數日求見

大將軍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

為明公惜之

操即日赦出彪宋裴松之曰彪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佑况淫刑所濫而可加楚掠乎若理應

考訊荀孔二賢

豈相請屬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

既音

結既曰答理矣

者之結當在

如比之未必

為比之未必

為比之未必

為比之未必

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春以為不然彪之見收蓋操之讎對也或融等不能求免於操而屬寵弗考寵若聽之辭雖無他操意肯遽釋寵之考訊如法所以釋操意意也

而後言之操所以得赦彪也無前虐必不能行後善寵可謂善救人者或融因此善寵當時蓋知寵之意矣

○湯三聘伊尹尹然後起昭烈三請諸葛孔明孔明然後出而戰國之書有伊尹負鼎事魏畧稱劉備出樊

城時亮束見備以諸生待之棄去亮留備亦不問其所言而手自結既亮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既而已

備乃投既而答以此知亮蓋言出好事之口每如此○諸葛孔明之使吳也袁孝著記其事曰張子布薦亮

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是以不留裴松之以為亮君臣相遇希世一時寧

自中違斷金南懷擇主設使權盡量便當翻然去就乎孔明行己豈其然哉此辯誠知諸葛公者春考江表

傳載權報陸遜書云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語子瑜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與義為順何以留孔明子瑜瑜

答言弟亮以妾曾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晉猶瑾之不往也即是觀之自足見孝居之所記者妄矣故為高

書之子瑜諸葛瑾宋

○蜀志諸葛亮為入公正嘗表廢廖立徙汝山亮卒立為之泣亮又嘗廢李平徙梓潼亮平乃發病死志評亮

云亮之為人開誠心布公道其盡忠盡時者雖讎言必賞
犯法雖親急慢者必罰蓋亮書嘗云吾心如秤不能為以休休
人作輕重應享與州將賧拳拳以公正為言謂公則無
私正則無邪無私無邪而政教不行未之有也嗚呼此
武侯實蹈篤行有味之言也任子曰火佚焚家家不罪
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伊
尹放太甲太甲無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無怨言以其
積之於公正無私惡也習鑿齒曰水至平而邪者取法
鏡至公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不怨者以
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
心流務恕之德德爵之而非私誅之而非怒天下豈有不

服也哉嗚呼吾之於武侯見之矣

○劉備以龐統字奉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

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遠用統為治

中與亮並為軍師中節節將備又以蔣琬為廣都長備嘗

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案事不治時又沉醉備大怒將

加罪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節里才也願重察之且備

乃不加罪但免為丞相長史亮死推以自代遂為大將

軍錄尚書事夫以統與琬之才而並不堪百里孔子所

謂君子不可小知者也

○馬超兵敗南奔張魯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以女

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超以
昔父叛君之人雖未賊有不取焉亦何面目以視息於
天下乎然其歸蜀而先主孔明復收用之此楚用吳起
極不得已於亂世耳

○吳書顧雍傳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孫權深歎服之
至飲晏之際左右常恐酒失為雍所見不敢肆情權亦
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又張昭傳昭容貌
矜彘有威風吳主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大人能
格居心之非其謂是矣

○司馬孚為魏將其言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
詐巧不可力爭也春曰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宜當推

讓不可自專也

○吳書稱諸葛瑾才畧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改
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春曰異哉史氏之

言瑾弟孔明未能純於德耶大夫禮無再娶瑾之不娶
古人所皆然者愛妾生子之不舉何居置妾所以廣胤
嗣也有所生而可無舉乎瑾惡夫多子即可母有所愛
今不忍絕其所愛而絕其所生重色欲而滅天性悖亂
莫甚焉以此為篤慎我未之前聞也嗚呼孔明無間然
矣瑾之德當別有在史氏之言其失不細故著之

○孫權以太子亮幼小議所付託孫峻薦諸葛恪權嫌
恪剛狠自用峻固薦之召恪與孫弘等入卧内屬以後

事權殂弘素與恪不平欲矯詔誅恪峻密告恪殺之峻
之附恪厚矣恪輔政首徙宗室齊王奮等豈能無恨而
恪方忸於東興之捷大舉伐魏不恤人言及師老新城
腹心中潰狼狽而反怨讟並興恪不引咎改圖愈沮威
戾多所罪責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救兵戾欲向青
徐凡此所為皆取死之道也然禍不自他人而獨出於
恪雖滕胤有弗與者豈其同事之後亦有不平者邪恪
之柄任非權意而峻固薦之通國其誰不知茲因民之
多怨衆之所嫌遂告亮云恪欲為變而殺之者特欲先
人而發以自救耳恪宮門之駐以峻語復入齋酒入殿
一聽峻語初張約等密書與恪恪示胤胤歷張約等密

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
却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胤
知恪與峻之所處宜無有不平者然茲所告乃以構之
之辭峻蓋自籌吾不搆恪人將生心告吾黨恪而并族
矣恪將得志於魏時張緝謂司馬師曰恪雖克捷見誅
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恪後敗歸鄧艾亦謂師曰恪競於外事虐用其民而不
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嗚呼恪之當亡遠人知其然必如
此則凡其同事而有識者宜何如而為之舉主者安得
不懼峻殺之以自救固人情也或曰恪之誅恪誠有以
自取者然則峻無罪乎曰吾為茲論欲後人以恪為警
云爾峻自是反覆小人何足道哉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綜垂入其腹之侮吳張溫聘蜀
何取秦必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之士無益於辭令
而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
臣皆以文辭不及為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人
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者慌莫知所歸薄弗獲已竟往
渡江始燕騎者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徐強眎數日既
無與酬復者亦勅而止論者謂當時陶實諸名儒端委
在朝若使角辯騁詞庸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之體
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為詞語契丹愛之及
再往情益親余作詞語詩契丹主大喜及還坐貶官
仁宗待有禮固不欲纖微逆之然亦自為使體非宜

耳英宗朝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
得魚必酌拱辰親鼓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其輒當
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此有請將何辭拒之抃之論拱
辰是也拱辰之罪又將何辭或謂作語在靖鼓琵琶
在肅主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
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私焉武子婉為其詞而繼之
曰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為干
禮取戾以自辭於肅主者乎

○吳全尚泄國謀於其妻而殺其身殺其子若而人貽
害其君嗚呼謀及婦人雍糾之禍不如是酷也婦人在
室天父出則天夫天有二乎鄭祭仲專鄭伯使其婿雍

糾殺之糾雍以告其妻雍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於是雍姬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雍糾死由雍姬而雍姬忍死其夫由其母人盡夫之言也嗚呼雍姬之不天其夫罪則大矣使不以告而父見殺則是身預其謀其罪惟均殺父之夫安復有可天

余子姓為滿山而己漢周都妻阿賢於婦道而都驕淫無禮都父謂阿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過也阿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列女後傳卻陽仕延壽妻李兒

兄李宗嘗與延壽競延壽使人陰殺李宗李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遂自縊死長安大昌里人有讐家欲報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計聽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

之讐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讐家痛焉遂釋不殺其父世不幸有雍姬之事亦擇於斯而已矣

○曹植求自試表有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取齊者田族非曹宗分晉者趙魏非姬姓等語

蓋有見於當時之禍本矣明帝但以優文答之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以成兩馬食曹之禍而謂帝為明可

子以弟以也

乎植國之宗親言宜切至他日王基上疏云今寇賊未
殄猛將勇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
明世不務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基之言可謂忠
矣帝亦不聽齊王芳即位宗室曹罔上書言魏尊尊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曹爽之愚固不足以聽此也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
曰不可曄入為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
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
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謀不可伐意後
暨與帝論伐蜀事暨切諫不聽暨曰臣言誠不足采侍
中劉曄先帝謀臣嘗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

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
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常恐昧憂漏泄以益臣罪焉
敢向人言之軍事未諶不厭其密陛下顛然露之臣恐
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出見暨曰責夫釣者中
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
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
暨亦謝之後周大將軍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
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於太武曰
皇太子恐不了陛下家事臣短暗不足可信陛下恒以
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為憂帝以問弼對曰皇
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既退軌讓弼曰平生言論無

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反覆弼曰此公過也太子國之儲副豈易哉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軌言然久之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劉曄賀若弼皆反覆小人也然其言能欺人如此魏明帝後因人言曄不盡忠驗得其情曄以憂死周宣帝既立乃殺軌軌謂小人善自謀取而曄死於詐孰謂君子吉人能自福和而軌死於忠嗚呼忠可為也詐不可隨也死可期也名不可隳也

餘冬序錄卷十二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修事卷之十三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啟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夫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取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尚書令徐羨之弟瓊之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迂宰相政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和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策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

輻輳門外成市。顧顛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顛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顛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顛之常以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王僧虔從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賈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陳蕭引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官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

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至免官。卒于家。趙宋李垂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穎。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曰：謂舜工垂文學，議論補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我若昔謁丁崖州，則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若垂者，其幸顧之徒與。晁

迎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迎迎曰自然之分
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為逆逆計
未然乎春於是乎有感

○魏諸葛誕壽春城陷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
降胡奮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誕之能得
士心無媿於田橫矣然蔣班焦贛踰城出走全端全懌
率衆迎降誕亦不能止也夫其所親愛者叛之於其生
前而其所部不知名者乃能夠其死於身後人情之不
同如此哉

○魏人謀吳而多作布囊欲以塞江孫權讀步騭之表
為之失笑大江寧可塞權不知彼癡乃效韓信澼水囊

沙事耳江非澼水之比一時之計豈可為終年之圖事
當出敵之所不知豈可揚言於敵敵既知計雖巧莫濟
已陳之為勦信亦不復能用之矣後世顧可效耶魏人
雖痴恐不知隲之所言也

○魏鍾會以逆節誅會功曹向雄收葬其屍而史義之
會豈死義者乎雄感其私過收葬其屍特以盡其私耳
豈是為義則前乎此若漢末詡嘗為董賢自劾去大司
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此若唐田承嗣為為安史
父子族滅立四聖祠而祀之者亦可為義舉乎

○嗚呼人微忠孝不容以立于世度純父老不歸供養
司空賈克得責之然克復慙於高貴鄉公何在之問克

安史父子之回

之云世之回

之云世之回

非懷惡而討者耶。充之上表請解職也。意必暴純言以激朝廷之怒。而史不叙其文。特為晉歸故耳。石苞議純宜除名削爵。充之罪。儘不當併按也。劉斌史。龍禮等所陳奏。又有為純辯雪者。而純之問充者。卒不敢大言。前此貴高鄉公之死。固有謂當斬充以謝天下者矣。吳主皓入晉時。在武帝前。當折充為不忠之臣。純之言當與皓不異。然使純自無罪。晉亦何能顯罪之。嗚呼。不忠不孝。不容以自於世。戴履而稱人曰有忠孝而已。

○王祥何曾。褚淵皆孝友立德人也。祥嘗處魏晉之間。不能死職。淵受宋顧命。而乃心齊禪。不忠莫甚焉。然則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莫足據哉。揚雄之恬退。既籍

之放逸。周顛高蹈。計其人非利達所能動者。而雄及乃著美新籍。為晉造九錫。顯代蕭道成答沈攸之書。竟竟以矯妄之詞。虧損忠貞之節。特無天奪其鑒耶。

○司馬篡魏。太傅享拜元帝。執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純臣如是乎。史稱享當懿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未嘗預謀。師昭以其屬尊。亦不敢逼。武帝即位。雖見尊寵。不以為榮。臨終遺令。自云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叔達。貞士固如是乎。高貴鄉公遇弒時。享枕其股而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當日之事。決於賈充之心。成於成濟之手。而司昭之心也。而享以罪罪自歸。享固不得而辭也。享曰。臣之罪是也。享不能以義滅親。

引同盜不為賊又不能仗節死義以貳于賊使王陵毋立儉諸葛誕輩
律減罪不可
得行其志乎當免鯨鯢采而欲於死之日為純臣為貞
士嗚呼仲達子孫陰逆以盜國而叔達欲陽順以取名
其為魏賊則一而已
○諸葛孔明之不獲取魏羊叔子之不親平吳非其才
其志罪也天限之年有在矣孔明之用蜀叔子之在晉
雖敵國亦莫不稱服之若其身後之思雖三代人心何
以復異伊尹顏子古之所謂大聖賢也孔明出處大節
不媿柯衡叔子行事有方之殆庶者其平生表厲為何
如周茂叔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賢而不
失於今名者微斯人吾誰與歸

○阮籍志氣宏放居身在禮教外與兄子咸為竹林遊
子渾亦有父風不歸小節籍謂渾曰仲容咸已豫吾此
流汝不得復爾咸之縱情越禮又甚于籍者籍與遊焉
群從昆弟以放達為事籍並弗之許然則籍胡縱於己
而欲禁厥子既有取於咸而胡弗許於群從昆弟籍豈
不自知其所為之非是哉裴楷謂籍方外之士故不崇
禮籍亦自謂禮豈為我設耶是何言也何曾嘗面質籍
皆禮敗俗之人又勸司馬昭宜擯籍四裔無令污染華
夏此可為罪籍之斷案矣籍蓋忠孝兩虧人也或者以
酣飲為事解其為勸進文之非不忠以聲號吐血解其
居喪飲酒食肉之非不孝吾弗能聽焉耳

放達二字未可

為之必有藉咸

之子而後咸吾為

籍咸之放達耳

子渾已不之與矣

禮籍亦自謂禮

皆禮敗俗之人

夏此可為罪籍

居喪飲酒食肉

籍既心許舉
從曰兄弟之友
則其不以已
利達化俗也

勝公榮者籍一
人不及榮者
殺一於人鳴呼

僕古者獨不及

悅以謂無目之人

笑梁之子猶

枉辱終身日作

厚不與我籍比

偏矣

志未極後孝

乘疎狂人也

善射偶與子

與汝武人接

國豈不年予

○阮籍喪母裴楷吊之或問裴凡吊主人哭客乃為禮
阮既不哭君何為哀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
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以為兩得其中晉書所

記如此春讀而怪之裴所謂方外之人豈生於空桑者
取阮則既有父喪矣楷之言不可為訓而史氏又謂時
人以為兩得其中吾不知所謂中者是何中也噫籍之
居喪無禮不有何曾敗俗之言當時汚染其俗不入於

禽獸者幾希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景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
景景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
榮公不可不與飲若戒公榮不敢不共飲惟公榮不可

與飲古今交游間人勝公榮者鮮矣華元殺羊食士其
御羊馘不與及馘大棘馘為政遂敗劉毅東堂之射度

悅厨飯甚盛不及毅毅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
矣見惠悅不答及後毅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

志卒于豫章籍之謂臧公榮者不敢不共飲良有以夫
○晉魏舒為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筭而

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蒲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
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之

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王湛人皆以為
痴兄子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何用此為湛曰

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濟始
曰之親行夫人固不為也

湛以謂文部令歎服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問叔頗好
騎否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回策如縈善騎
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
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問卿家痴叔死未濟曰臣
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
上夫人有隱德者未易為人知也

○賈克叛魏為晉其死也有司謚曰荒而晉武私之曲
謚曰武沈約叛齊為梁其死有司謚曰文而梁武非
之改謚曰隱當時定論不從晉武之謚而從有司之謚
克後世流稱不從有司之謚而從梁武之謚約亂臣賊
子貪功於輔命者竟亦何所得哉謚法昏亂紀度之為

荒懷情不盡之為隱固非所以誅二賊之惡也

○羊祜歷職二朝嘉謀謹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
進達人皆不知其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君臣不密
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媿知人之
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
有所警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
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皆公是是大
惑也汝宜識吾此意祜貞慤無私疾惡和倭荀勗馮統
之徒甚忌之^{已上祜本傳}時議以荀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
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
欲使人知己預聞也族弟良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

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思多矣其壻武統亦說最宜有
所警置今有歸戴者最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臣
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
間宜識吾此意已上昂本傳史臣敘事小人一長亦或同於
君子而忠和之判自天淵也

○晉羊祐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
太過祐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王曾在中
書嘗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
尹師魯嘗言曾益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已出怨使

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然應而勢權所在即
有湧怒者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車爾
宋顏竣久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豫聞中旨固不宣露罰
則委上善必歸已尋於獄賜死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夫子有是言也身死其
名立其立之也必有基世之人豈不知名之貴也人情
未有不好名者徒好之耳名卒不可致也蓋亦反而思
之羊祐造峴山置酒歎息顧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
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一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
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問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
輩乃當如公言耳推祐之言祐亦是好名者祐卒襄陽
百姓於峴山下祐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食祭

預之賢者但
少不台子之
預之賢者但

焉當時望其碑者莫不流涕祐名與山俱傳其德惠在人
人要自有不可湮滅者矣繼祐而鎮襄陽者杜預預志
效祐而尤好為後世名每刻石紀其勲績必為二碑一
沉萬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今去祐預已千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可知而墮淚
之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求
之預之所以在人者不追於叔子矣魯穆叔所謂立德
立功立言發而不朽世豈不有斯人志在叔子之上者
取其毋徒好為後世名可也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
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事鎮

崇韜之在後唐
謂之不正私國
不正家者以而構
以待定謀以端后
衣外

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籍
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
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
之私室反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夫取與
有道二子之志如此終非正也

○山濤始布衣家貧謂妻韓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
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濤際遇為尚書僕射加侍中領
吏部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見答事多矣而其子簡年二
十餘不之知簡歎曰吾年家公不為家公所知濤明於
自期與題目人而不知其妻與子何耶古人有言知子
莫若父晉平公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為之對曰

祁子孫亦初午午也可平公曰非子之邪子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
而山與足不取用也呂正獻執政急於進用賢士人有一善必疏之嘗謂
曾與於皆死其子希哲曰當世賢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
能求之用人用人亦命也濤於簡不之知而公著於希哲不得用一家如
此况天下乎吾未敢謂二君能盡知人能盡用人也
○山巨源之人倫當時以為衡鑑而其子簡自歎年幾
三十不為家尊所知公豈不若京曰任氏一婦人也王
父為之司子且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流日上足散人懷後世重有抱
田解不入試云說譽兒癖者人莫知其子之賢可深謂乎公蓋急於甄拔
抑不用之邪天下之賢才而嫌於愛子有不及耳觀簡之言足知其
父子間之無私矣

○晉何曾侍武帝晏退謂諸子有後世其殆之歎且指
諸孫曰此輩必及於難異時其子哭曰我祖其殆聖乎
汪涓之為從腹曾可謂有先見矣雖然曾為晉首卿豈無經國遠圖之
責而惟事清談祖尚老莊何也曾知晉德不長不能有
匡於上而獨為其子若孫私言於家何也曾之孫及難
者亡晉罪固有歸然豈晉為之累哉曾平居日食萬錢
孫端不林之意不所為貽謀可知其子若孫曰邵曰綏輩後汰又復倍之
豈於曾子張安世豈有可久之理曾蓋不能為國又不能為家者也
我軍之好後也

○何曾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曾子邵一日之供以
錢二萬為限任愷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事
見三人傳中今人但知食萬錢為曾事耳曾食日萬即

乃二萬。愷乃一食一萬。窮極滋味。愷又出曾。上古所謂
饕餮。食氏豈復過斯人歟。漫書之以詫吾輩之願領者。

○或問中散與巨源嘗有絕交之書而其死也謂子紹

曰山公在汝不孤矣。後濤領選薦為秘書郎。叔夜之

所謂不孤者豈為是乎。叔夜是言欲紹聽山公之言而

知山公之能為紹謀耳。紹同時有王元偉者未嘗西向

而坐示不臣晉。是故紹諮公出處公以天地四時消息

解之。人子緣此而棄父事讐。心終未忍。而公之言實叔

夜之意。紹之事是叔夜默屬巨源以教之也。或者者復

以紹之死難為紹說。何哉。常居忘其讐言而於難外其死

紹之賢。斷不忍是。若紹之仕晉非叔夜之意。則棄父事

讐之譏在紹仕晉之初矣。

○胡威之父。子以清慎名。世祖問威之鄉。清孰與父之

父。名對曰。臣清不如。臣父清。恐人不知。是

以不如。杜正獻公嘗言。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

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

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媿於心。可也。呂

東萊言。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

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

使之有理。政自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者。斷過後

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

畏強禦之各。所以處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帖。彼雖不

願領音
願音

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此乃職分之常，若特然者，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鄒道卿記范丞相語云：人作好事，不堪再說着，說着便不中，是如此。

○子不疑父而名之所在，或與父塚有舉其父，子問而質之，其子者當何如？為答和晉胡威之父質，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勝汝？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之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汙也。王羲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論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知。此言不

迫於與父爭名矣乎？孫過庭書譜云：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初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而墻。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謂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昔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少逸，無或疑焉。春按南史：齊劉孝綽善草，類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又宋錢希白曰：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聞此一言，終身不書。孝子之所存如此。

○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餘日告歸。

曾賜絹一疋成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曾曰是吾俸
餘姑以與汝耳曾若非清高者聞子是言其能無自媿
乎宋孔凱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存代凱為江夏內史時
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凱甚乏遣使載五百
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
即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吏乞於此貨之不
聽乃載米去道存有媿於其兄之問矣父子兄弟家人
也誠以廉節自持無可相受遺者人生何用畜聚為哉

餘冬序錄卷十三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圍涂卷之十四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
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坐服其
明識按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
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
輪師曠事今不見出何書劭言當時必有所本劭不近
舉荀勗而遠引師曠是知炊爨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
順時變火先聖取諸五禾其法必有為也
○王戎為司徒時田園遍天下每有執牙籌晝夜會計

林之七以賢比之。家有好李賣之。至鑽其核。其貪吝如此。此賈豎之事。而
朕為本。以忤之者。我親為之。庸非悻悻嗜利者耶。劉故人筒中之遺。濟冲
和七原之殊。不。能不受也。戎善郊令。能撫恤饒饑。遂出穀三斛。助年之
事。見華譚傳。市販之徒。能有此否。此濟冲之也。所以以
猶得為濟冲也。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
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祭同平章事。制
人。三月之歸。下。祭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

尤。心。之。及。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於非
才而竊位者乎。

○世說陸玩拜司空。有人往索酒於梁柱間。祝曰。當今

乏才。以爾為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陸笑曰。謝卿良箴。
汝人才俱為令僕矣。此則不可。

○晉書載陸士龍。始與荀鳴鶴遇。陸自稱云。雲間陸士
龍。荀云。日下荀鳴鶴。釋道安與習鑿齒遇。道安云。彌天
釋道安。鑿齒云。四海習鑿齒。全不成語。而當時以為名
答何也。

○武帝聞王戎從第。衍名問戎曰。夷甫當時誰比。戎曰。
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衍後羅石勒之難。歎曰。吾
輩雖不如古人。何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
不至今日。然則衍何如人也。其死也。自知之矣。史稱戎

有人倫鑒識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後果為逆亂是其先見而於衍乃過譽如此史又稱衍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其弟澄及王敦度敦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康仲第三吾不知其何見也吾勒之難敦與衍同死者澄死敦手敦被剖棺焚尸之戮是足為天下人士目邪

○王衍未娶時后父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自免可謂有識然衍竟娶賈后之親郭氏郭籍中宮執勢剛獲貪疾聚斂無厭衍不禁衍女為愍懷太子妃太子被誣得罪衍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有司奏其志在苟免無忠譽之操信矣初傳然則衍為人如此初何耻於

婚楊氏乎鄭默之卒也衛瑾奏默行名望宜贈三司而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傳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傳默固無所損也史稱默寬冲博愛讓虛溫謹不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色而猶取嫌怨君子以為處世之難固非所以病默也韓壽嘗託賈后欲以女配華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恨焉廩遂不登台司已上廩傳衍能復如廩所守者其得失不遜如廩而已

○王衍居宰輔之重而營三窟為自全之計終不能以自全也漢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而為延壽求求補

宋謝瞻見兄弟並為侍郎將軍位任顯密乞貶弟將以保門戶彼之求以自全者蓋異乎徒免公之計矣

○王衍口有雌黃宋人稱王介甫多思而喜鑿金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甚矣介甫之似夷甫也

○石崇被奴歎曰奴輩利吾家財奴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春以為散之不如勿聚之為愈也齊曹武被奴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恨於是夫既自有以致之矣

○晉惠羊皇后失節劉曜所與曜言者於司馬氏恩義

絕矣羊為賊生二子而死其室葬焉獻文之謚偽謚而史以列之晉后妃傳何居然則羊氏祇可附載賈后傳末其陷於虜後事於劉曜傳中反之可也

○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奔人但知談時苗事耳篇太傳祐之兄子封鉅平侯奉祐嗣者也

○晉安昌王盛火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可謂名言然其受後官偽漢淵死被殺孝經論語竟亦何在隋蘇威言於文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惟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今考其立身治國未見有得於孝經也宋趙普謂太

大是

晉先帝已恨

一語傷也天理

波流後武功心

其死也

三

宗曰臣用論語一半佐太祖定天下一半佐陛下致太平普為相日每纔歸朝亟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讀之終日家人莫測晝後開是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李沆嘗喜論語或問之沆曰為宰相如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也可若趙若李之在位其有得於論語乎沆之謂尚未能行者也

○祖述渡江誓清中原功業垂成而不克終時人惜之而晉史說其聞鷄起舞幸天步之多艱何也胡致堂嘗為之辯矣致堂又譏述怏怏發病非聞道者夫述功名之士也中流之誓素懷有在其不遂有死而已歸納印符固非述之所自處也葉夢得謂石勒脩述先營而還

其叛將自知其危以求媚而述自是得勒降亦拒不納阻晉民歸心墮勒計中使述不死未見其能得勒也豈其然乎勒誅叛送述心雖求媚其事義其言順述納趙叛其何以為解於夷述述有大志豈以此為勒德固將体息疆境而為其所欲為也趙人叛者述皆不納中原士大夫舉鎮歸附者述未嘗有拒也而葉氏以阻晉民歸心罪述豈為知述者哉

○或問祖述之忠晉勳在王室而其弟約以逆逆誅述族赤焉豈周公管蔡柳下惠盜跖天稟異絕雖兄弟不可化歟晉書載述居京口賓客義徒多為竊盜攻剽富室述一切撫慰且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為吏斬所

往者多承平時不絕。然輒據護救解之審爾。然之所以教其軍者悖矣。約
也。亂強之難。藉之而為亂也。固宜。
人有才貴能自擇於用世未嘗乏才。貴在上者能用
之耳。有才而不能自擇於用。小人也。世方亂而在上者
不能收而用之。小人之才亂世之資。藩決隄潰。何所不
至。嗚呼。以中國之俊異。而甘心於夷狄。此生民之所以
重不幸也。晉張賓嘗五胡雲擾之世。謂所親曰。吾歷觀
諸將。獨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見石勒。為之
謀主。成勅之事。皆出賓計。賓則小人。而晉不能收而用
之。遂至於此。符堅得有猛阿保。機有韓延徽。元昊有
張元。吳昊。北車。比自我中國不能全龍鸚鵡之過也。

○汲桑六月盛暑而垂重求衣。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清涼。斬扇者。軍中為之謔曰。不識寒暑。謝承後漢書云。云軍中謔曰。奴為將。狐裘不識寒暑。斬人頭。庫狄伏連屋室。患蠅。出杖門者。何故聽入。見此。此人豈復可與為語者乎。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武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叔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已而叔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叔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於是並被害。嗚呼。位高則顛。多藏必厚亡。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有怨府也。而屈於叔者之所詰。旁觀清也。

○襄陽記。習溫為荊州太公平。太公平今之州都。蓋三

魏晉書中王正中國吳官各今亦不知州都為何官記載潘秘辭於温曰
正之安如延承如先公昔言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
為之必此友當誰復相代者温曰無過於君後秘代温為公平甚得
州里之譽以是推之其官亦可知矣秘吳太常濟子也

○王導辟王述為中兵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
答或曰導亦陋矣當時事豈無有急於米價者而以問
于辟述之初宜述鄙之而不答也春以為導之問欲以
是觀述耳述年三十尚未知名導徒以門第辟之人固
有謂述癡者導初見述豈真問米價耶述之不答述亦
默導導意有在導見其不答也遽曰王掾不癡人何言
癡導之意可見矣又如温桓入關王猛被褐詣之捫虱

而談者世之務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將兵銳十萬
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為

見曰江東之務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為

此何小據歸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夫猛之為

而為以選堅以有此問亦聊以戲之且探其答我者何如耳耳以度公

心耶問王敦卿有四友何者居其右敦曰自有人又問何者

是敦曰自有公論温之意正如此猛託曰不至之故答

之而温遂以江東無卿比許之是其所以異之也而後

世論者乃說温不識人温何嘗不識猛耶温子語錄桓

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温子語錄桓

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温子語錄桓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
用此何為人云竹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

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為惠則大笑

○周處三害事史言之過特以勸夫改行為善者耳處惡若與蛟虎比父老何敢言并子為三而面斥之處可告語者決非天姓險賊之人矣卒之州府交辟出為晉臣功各建當時忠義傳後世宜哉

○周杜守石頭城開門延敵使王敦得行毒若蝨成害朝望札為之也札故吏為札訟冤王導欲與周戴同例加

之贈謚卞壺柳鑒明其非宜其義正矣導以為往年事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鑒謂如此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然則導而受今日之褒寵無乃亦不可乎鑒茲就導言而反之非有譏于三臣特陰以媿導耳導曰札與譙王周戴所見不同皆人臣之節也此孟子所謂適辭而當時乃從導贈札朝廷不遂導意極知道導欲怒人以文已過耶故前此帝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温嶠上疏乞貸枉陷之人柳鑒議敦之佐吏雖多過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鑒之議導不能無辜顏嶠之議導之意也是故帝從之耳導論平蘇峻

功時於路永匡術賈寧欲皆賞以官爵温嶠曰永等峻
之腹心首為亂階脫雖改悟未足贖其前罪得全首領
為幸豈可復褒寵之導乃止下敦當峻之亂沮軍顧望
不赴國難事平陶侃奏請收付廷尉導以喪亂之後宜
加寬宥遂改任之郭默擅殺劉胤導懼其難制即用默
代胤陶侃表言其狀乃復討默導始避峻奔白石入石
頭令取節故侃笑導蘇武節似不如是及是又笑導遵
養時賊良可媿已導委任諸將趙胤等多不奉法大臣
患之導性寬失刑之所致也庾亮與郗鑒箋云人生春
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傳之尊多養無賴之士為
導廢也當時鑒若聰亮言起兵廢導不謂無辭導卒庾

浪瑯王之所為江
冰當任頗尚威刑有相諫者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
為導守之功不可沒弘况如吾者哉冰蓋有所懲也他日庾翼與冰書論江
東之政失在嫗煦豪彊常為民蠹以為皆前宰之悞謬
江東事去實此之由時人議論往往不滿於導如此三
世相業槩焉可知朱子有言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
是更更時勢力不
不尔未の為也
六也

因事就功乃其周旋人之効驗也
○王敦兄含作廬江郡貪穢狼籍而敦於衆坐稱曰家
兄在即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敦試坐中人畏已與否
耳此石頭城威劫温嶠言太子意也何充温嶠可謂挺
正者矣敦上無君父豈畏其兄護哉他日敦反含為元

帥言軍敗敦大怒曰我兄老婢耳

○周嵩謂其兄伯仁好乘人之敵非自全之道伯仁豈

好乘人之敵者耶伯仁果好乘人之敵於王導詣臺之

際不相申救矣而終以此結憾於導致石頭之禍則今

日殺諸賊奴之言實為之此乘人之敵之言也

○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散

騎常侍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

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

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宋仁宗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

得官輒讓衆亦與其恬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

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劉敞以為此皆挾偽求名要

上迷衆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可讓或再讓或

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為準然當時有桑懌以定昭

化叛獠還得閣門祇候欲讓其官於位已上者歐陽修

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說也懌歎曰亦思之

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說何累也若欲

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脩慚其言卒讓之不聽脩嘗

為懌傳蓋善懌能自信其心者是在人何如爾陸贄云

後世將讓取作一禮數古人推讓是實情

唐虞之朝可見非尚虛文以讓為美名也

○王長史柳參軍皆桓溫所親密坦之入輔晉室卒為

忠臣而超党惡不返其心豈欲依溫別有所圖耶或曰

超父愔居兵權乃溫所惡超依溫者為其父耳愔嘗數

超諒死也父情書於温有共獎王室語非超易之惜其危矣春以為不
遇痛乃緘口信然温嘗坦之求婚坦之歸與述言之述不許温亦遂
止超誠多智為父周旋廟堂温何得便害之超不先惜
死其所欲為未可知也

○郝惜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
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顧
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禁不能

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觀之禁不能
同如此同時王珣亦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
同如此同時王珣亦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

弘悉燔燒券書一不叔責舊業悉委諸弟晉樊重假貸
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
諸子從教竟不受斯可謂賢也矣

太守于洞府公身○晉陸納為吳興太守至姑熟辭桓温因問温公酒可
飲幾升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肉不過十
陸納曰何以然也
温問曰外有微禮方之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
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及受禮唯有酒一斗鹿
肉一样客主驚愕納徐曰各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正可
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酌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
此事吾於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

此事吾於奉已待賓之法深有取焉今人飲饌務尚豐

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碟深
杯大瓢祗以厭飲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
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或三行行
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醢
菜羹器用甕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
禮動物薄而情厚近日夫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
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
者鮮矣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
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
從不間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飲水顏子陋食鮮不愧

庾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屢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
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
救弊之意此又見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
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劉愀少與母任氏居京口既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
愀喜還告其母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汪
者愀復喜母又不聽及愀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夫名在時論於我何預我顧所以為我者何如耳我果
不愧於是人乎論者雖不我比亦不失為我矣我不媿
是人而論者以是人比我固我輩人也何喜之有愀
之胸懷陋矣史謂其母聰明婦人也袁羊范汪不賢於

悵悵受其名為有餘則何貶於悵乎使論者以非悵之所能比者比焉悵其可受之乎為悵者其論尚古之人而毋自畫於論者所比之人斯得矣

○晉孔中丞群與親友書云今年得田七百石秫不足了趨糞事史謂其耽酒如此春家荒田歲收不過百石秫之所入特十之一爾然祭祀賓客之費恒取給焉亦不信勢厚之而此不見其有不足處陶淵明慕公田利可為酒求為彭澤無筋酌之資令欲令二頃伍拾畝種秫為酒費然到官纔八十日遂自解印綬賦歸去來兮內所謂公田秫者竟未嘗顆粒到口也吾仕無公田然平生俸入得資筋酌多矣宋種放別業在終南山性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養所居有林

未作其字今差之
三倍勢厚之而此
無筋酌之資令
欲令二頃伍拾畝

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嘗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而歎賞之五柳先生若有种別業肯復慕彭澤公田利乎春不得為種之所為隱者今者來歸歲課田產秫米之入當倍於昔因扁所種秫處名曰課秫亭焉吾其足了此生矣乎若夫林泉之勝視種所居吾亦未知其何如吾聊以蠅濡而已矣稱放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歲入益厚遂喪清節其為耽酒必復甚孔中丞矣吾年五十有四即乞休而歸吾其免是夫○桓司空豁鎮荆時有參軍養一鵠鵠教令言語遂無所不各有主典人於鵠鵠前盜物鵠鵠密白參軍未發其事其人復盜物鵠鵠又言檢之有驗瘡加責治盜者

深恚以熱湯沃殺之參軍悲憤累日請殺此人司空教
曰原殺鴟鵂之痛誠合論殺然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
法令正五歲刑也錄明唐温璋為京兆尹日閣下聞挽
鈴聲使人伺之乃是一鴟璋曰是必人探其雛而訴寬
也命吏隨鴟所在捕之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
懸樹下吏報以送府璋謂禽鳥訴冤事異於常斃捕
雛者報之觀北璋之用法何其與桓異也盜物者本
罪有在鴟鵂緣此被殺桓猶能貫之盜謀殺人未行律
無死條捕鴟雛者比諸謀殺何如而璋論乃爾深入何
取人與物仁不同視情與事法當異處禽鳥與獄曠世
一見吾君之何而亂常法也

史稱漢文為中叔其餘以實內府晉之君臣何弗思也盜發之詔以其
金帛復納其中而封治之義也用度不足亦何忍用此
我收其餘是我利其盜之發也其何罪以治發之者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於使前打破琴曰
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謂能自
重矣間立本之於畫陸鴻漸之於茶宜其有愧色也

家多真材固
難者報之
觀北
璋之用法
何其與桓
異也
盜物者本
罪有在鴟
鵂緣此被
殺桓猶能
貫之盜謀
殺人未行
律無死條
捕鴟雛者
比諸謀殺
何如而璋
論乃爾深
入何取人
與物仁不
同視情與
事法當異
處禽鳥與
獄曠世一
見吾君之
何而亂常
法也

餘冬序錄卷十四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

卷之十五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謝安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月以行於朱均從子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此言

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然哉蓋其責有在

焉孟子有言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也養不才故入樂有賢父

兄也如中中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其間不能以寸夫子

弟不佳父兄之責豈得為不豫人事而直比之蘭玉之

乃父子至杜均父適玩而已者哉孔子謂子賤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又曰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子弟之繫於父兄

為父老邪

朱均之子不孩皆從

乃父子至杜均父

不知其子視其父

賢亦方之不及及如此然則安何為有是問哉是時王述蒙顯授義之耻
分量文法強主陽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遇懸魏當由汝等
無之如可之然不及坦之故却王子敬兄弟見却方面躡履問訊甚修
外生禮及嘉賓死皆著高履儀容輕慢方回歎曰嘉賓
不死兒輩敢爾太傅之問殆有感於是乎玄之答宜若
不諭焉者
符堅之迫淮淝謝安任征討大都督之寄其為朝廷
計者分遣玄輩外一無所事衆以萬敵為百萬敵豈難
矣桓冲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後却之安果何
所恃也而玄輩卒有淮淝之捷天幸其可必耶安石非
不知憂冲之所憂也安石知玄輩之能成其事而不形

豫計部

安石之憂以安人心耳玄入問計直答已別有旨既而寂然
安石不欲區區為玄計者計多則慮分而智昏銳氣或
為如是後有桓冲憊是以禮玄重請直托遊陟至夜乃還其矯情鎮物如
是冲之援兵能助幾何玄輩若以入援為恃則鮮不致
敗此安石所得輩兒破賊之功也使玄非能成成事者
安石乃當爾耶安石於兄萬北征之時自隸主將帥以
下無不慰勉萬之傲誕安石所以憂之者甚至觀於此
則知當日之事安石盡以所憂寄之玄矣

卷七

○劉裕屬桓玄篡位與何無忌劉毅舉義討之晋氏重
為所延在此而德輿成禪晉之事亦始於此無忌及毅
已不及見永初年號世何不復有此三人也毅未死其

所欲為與裕奚異。毅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郝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其陵，傲不遜如此，德與不圖，希樂德與，必不敢成禪。晉之事，希樂不死，亦豈能為咕咕終守臣節之人。惟夫無忌，握節墮難，得名忠肅，史臣稱其異於向特之輩。此三人者，無忌不死，真晉臣也。

○晉安帝初，盧循為廣州刺史，遺劉裕益智粽。裕答以續命湯，或問史書此事何意，循戲答不慧，故以遺。智見遺，裕謂循當死，故有續命之答耳。或曰：不然，惠遠有答循書云：損餉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美味，即於僧中行之，循所遺不獨禮裕，所答義在酬報，是豈有他意哉。

○陶淵明在彭澤，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其自叙云：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職。洪容齋嘗悲其所謂秫秔，未嘗顆粒得到口也。春觀蘇子瞻之買田陽羨，有終焉之志。自黃州歸時，嘗用聲竭上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化仁令，當挈家至，乃買田白鶴峯，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之。明年二月，新居成，而邁與諸孫至。五月，被命責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邁之求仁，化便饋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于官。于瞻至儋，與程文輔

書云初至傲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葬又與程儒書云近結葬數椽勞費不貲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後靖國改元子瞻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郟城所謂陽羨之田白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陶令之襟抱坡翁之器識吾知於此無復一毫戚戚者矣聊書之以拓我輩隘者之臆

吾老矣當

揚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其子玄曰吾老矣當

殊為然切子

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盛以晉臣自忠而教其子善事

宋帝其心猶有為門戶計若韓延之以翹名子庶幾其

私盡矣

後魏王建為左大夫建兄迴特為大夫諸子多不慎

法建具以狀聞父子伏誅

史補建許直如此梁劉覽除

尚書左丞從兄孝綽在職頗通賊貨覽劾奏免官孝綽

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嗟家人古者事非十惡大

逆親屬得相容隱乃知律意寓仁愛於體亮之中不獨

以通人情而已亦所以厚人倫也

○後魏李崇為兗州刺史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

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槌一通次復聞者以二

為節次後聞者以三為節各擊數千槌諸村聞鼓皆守

要路是以盜賊俄傾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

外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唐舊制京

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建議請置六街鼓

號之曰鼙鼙鼓惟兩京有之當再考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夜宋汴京亦然太宗時命張侍郎洎制坊名列牌於樓上是則京都之制也事見春明退朝錄今在在諸州不聞村鼓簿尉之職廢而京師亦不聞有所謂街衢鼙鼙鼓者金吾之職廢矣若何而無盜賊之擾○魏楊播及弟椿津史稱其皆有各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總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位至三公一門七太守三十二刺史積善餘慶亦云盛矣然季世非特蓬蒿無術爾朱煽雲遂使東西之族津子惜外唯類弗遺天道至此尚可論報施和椿子昱嘗白楊鈞銀器為元天所怨昱救父舒妻元即入之族也舒卒

元請別居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孰謂無間言乎瀛州之事陷幾虎口相州獄起復脫危機愷弟君子神所佑助未可誣也乃若播子侃預誅共兇之謀鷹鷂之逐鳥雀自有不容已者城陽王徽李或之為其煙黨豈人倫當信之靡遺一付之可絕者哉而卒以成夷滅之禍蓋族大而戚重雖楊如世德不能免於亂世然則保家之主宜何如亦有六曰為家而已矣避地而已矣

○南史載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商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聽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善裁有聞暇手自寫書

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禡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春觀隋書劉炫傳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子瞻聞炫之事蓋必亦所疑者世容或斯人焉吾未之遇爾何疑古之人禡之與炫哉

○宋書彭城王義康秉政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棋歎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上曰今年棋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棋大三寸識者知義康之禍蓋萌於此四宋朝聞見錄憲聖太后召秦捨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捨捨患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歎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夫人誤爾捨之奸過於義康之不曉事矣

○菊花之隱逸者古人惟陶令能配之後世求如靖節先生輩人豈云易得然必不媿其下風乃可為對爾今

菊譜中有粉紅千葉散茸而細小嫋嫋有態者謂之楊妃此蓋花之柔媚為悅者高人見之亦有所弗取矣

○宋孝武初謝朓為吳興郡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為

清談所火朓名門佳士也事載正史乃爾朝野僉載唐

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初下車問里正鷄子一錢絕顆

曰三顆乃遺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

寄鷄毋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

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筴一錢絕

筴曰一錢五筴又取十千付之買得五萬筴又謂吾未

須要且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筴十錢遂至五十萬其

貪猥不道皆此類春初謂昔人以資嘔噦爾未必有此

殺而有之者

費本錢而已然則如彪者亦未必非賢也

費本錢而已

事而小說家所載名字灼灼已如此今之居官者不又有類其人乎嘻今日之居官者蓋不啻但如彪所為猶費本錢而已然則如彪者亦未必非賢也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

寬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行所言者是也後漢書卓茂為

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欺之

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

從汝求乎為汝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

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

賢明之居使來言不異吏曰遺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

禽獸者受故來言不異吏曰遺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

此乃人道所以仁相親晚吏與茂事今隣里長老尚致

請求耳凡道所以仁相親晚吏與茂事今隣里長老尚致

汝獨不遺之也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禮義以相交接

使歲時遺之禮也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禮義以相交接

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

以重西門豹河伯

娶婦法撮之

是於吏承循吏

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婦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是南史載循吏第一人吉翰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因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齊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視訖謂曰卿意嘗欲宥此囚死罪昨於齊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此如謂之循循吏可乎

○宋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

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德何如如火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祗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衛還職之死後以不廷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度福耶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第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家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其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南史宋劉孝綽兄弟及群從子姪常時有七十人並

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亦並有才學。適徐非所
謂劉二娘者。文苑清拔。史臣劉氏後至性。通人繪繪辭
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而孝綽。諸子並擅雕龍。當年方
中。其為魁則非文之所能飾也。梁王筠與諸兒書論家
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
所以范尉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爾。非有
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有如吾門者也。王導至廢九
國史王洽至克九世有沈太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
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
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搆。思各努力。夫劉
氏文人。並見一時。至七十人之衆。此自有劉氏以來。暨
今之所未有也。王氏名德重光。克紹七葉之盛。此又自

有王氏以來。暨今之所未有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非
若草木之生有區別也。氣鍾靈粹。裁者培之。或弗得
不然也。嗚呼。唏矣。然犯文人之所忌者。則莫如孝綽。甚矣
筠之所誨於堂搆者。其獨在努力詞翰間乎。是故春持
筆而著之。南史昔晉初度江王導。其家世郭璞云。淮
蓋亦人倫所得。豈惟世祿之所傳。及于陳亡之年。淮
流實竭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
識之所謀乎。豈智

○譚賓錄唐神功二年。高宗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
審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
十餘紙。貞觀十三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
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

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襄并九代王從伯祖晉
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
殿召群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目為寶
章集以賜方慶朝野榮之信乎榮於箕求末巧治者矣此
亦豈非古今之一希濶事也

○昔人有言厲憐王人生所患莫如厲至貴莫如王王
而為厲所憐王之所處必有所不安於厲矣宋建平王
宏子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當廢帝時深懷
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
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於風煙之上止則
隱於林木之下饒則啄渴則飲形體不累於物得失不

關於心亦何樂哉後景素續謀舉兵竟為其軍破斬之
梁元帝世子方等嘗著論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
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
魚鳥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
舉首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
如脫屣爾後以母徐妃失寵方等意不自安求出征至
麻溪軍敗溺死臨行與所親書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
而獲所方等蓋不愛於所生也然則王之逢患弗保欲
求為魚鳥不可得况人乎昔趙簡子嘗歎雀入海化為
^鶴鶴入于淮化為蜃^{音詭}詭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悲
夫斯亦觸物有感者也免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舜

憚佛之說脫獲命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支父辭之讓王一事昔人豈真
即如自多之化一船欲務高斯世哉周靈王之子僑求歸山林淨國王世子
釋迦牟尼願出家豈真慕於他術哉仙佛二道脫履人
但不知其入世之理

問於欲求為幻化事可知
○宋文帝嘗指左右人謂王景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
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前廢帝素
疾弟子鸞有寵即位即解子鸞中書令遣使賜死子鸞
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夫生寄也禍福之來
其可擇取休範在太宗諸弟中得自保者正由不才耳
而竟不免惡終子鸞無罪被戮孝武雖曰愛之乃所以
害之矣骨肉為仇讐富貴成憂患有生之難可不信哉

○宋彭城王義康之出豫章也謂汝門慧琳曰弟子有
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范曄事敗義康
坐免為庶人徙安成義康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歎
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當時范曄輩豈不
能讀數百卷書知古事者

○劉宋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
呵責譴辱之若美相盱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
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王分功此所
謂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忠又
不微借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其後顏峻嗔而
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事同此趙宋李昉為相有

科益視也
我子以人固不同

求進用者雖知其材而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
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
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
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其後秦檜事
亦同此然檜以此為濟奸之術槩之於防非所擬也

餘冬序錄卷十五

